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

話說孫大聖扶持著唐僧，與八戒、沙僧奔上大路，一直西來。不半晌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，宮殿巍巍。唐僧勒馬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？」行者舉頭觀看，忽然見：山環樓閣，溪遶亭臺。門前雜樹密森森，宅外野花香豔豔。柳間棲白鷺，渾如煙裡玉無瑕；桃內囀黃鶯，卻是火中金有色。雙雙野鹿，忘情閑踏綠莎茵；對對山禽，飛語高鳴紅樹杪。真如劉阮天臺洞，不亞神仙閬苑家。

行者報道：「師父，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，也不是豪富人家，卻像一個庵觀寺院。到那裡方知端的。」三藏聞言，加鞭促馬。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，門上嵌著一塊石板，上有「黃花觀」三字。三藏下馬。八戒道：「黃花觀乃道士之家，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，他與我們衣冠雖別，修行一般。」沙僧道：「說得是。一則進去看看景致，二來也當撒貨頭口。看方便處，安排些齋飯，與師父吃。」

長老依言，四眾共入。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：「黃芽白雪神仙府；瑤草琪花羽士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個是燒茅煉藥，弄爐火，提罐子的道士。」三藏捻他一把道：「謹言，謹言。我們不與他相識，又不認親，左右暫時一會，管他怎的？」說不了，進了二門，只見那正殿謹閉，東廊下坐著一個道士，在那裡丸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紅豔豔金冠，穿一領黑溜溜烏皂服，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，繫一條黃拂拂呂公條。面如瓜鐵，目若朗星。準頭高大類回回，唇口翻張如達達。道心一片隱轟雷，伏虎降龍真羽士。

三藏見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老神仙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道士猛擡頭，一見心驚，丟了手中之藥，按簪兒，整衣服，降階迎接道：「老師父，失迎了。請裡面坐。」長老歡喜上殿。推開門，見有三清聖像，供桌有爐有香。即拈香注爐，禮拜三匝，方與道士行禮。遂至客位中，同徒弟們坐下。急喚仙童看茶。當有兩個小童，即入裡邊，尋茶盤，洗茶盞，擦茶匙，辦茶果，忙忙的亂走，早驚動那幾個冤家。

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。自從穿了舊衣，喚出兒子，徑來此處。正在後面裁剪衣服，忽見那童子看茶，便問道：「童兒，有甚客來了，這般忙？」仙童道：「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，師父教來看茶。」女怪道：「可有個白胖和尚？」道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？」道：「有。」女怪道：「你快去遞了茶，對你師父丟個眼色，著他進來，我有要緊的話說。」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，道士斂衣，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，然後與八戒、沙僧、行者。茶罷，收鍾。小童丟個眼色，那道士就欠身道：「列位請坐。」教：「童兒，放了茶盤陪侍。等我去去就來。」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，出殿上觀玩不題。

卻說道士走進方丈中，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，叫：「師兄，師兄，聽小妹子一言。」道士用手攙起道：「你們早間來時，要與我說甚麼話，可的今日丸藥，這枝藥忌見陰人，所以不曾答你。如今又有客在外面，有話且慢慢說罷。」眾怪道：「告稟師兄：這樁事，專為客來，方敢告訴；若客去了，縱說也沒用了。」道士笑道：「你看賢妹說話，怎麼專為客來才說？卻不瘋了？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，就是個俗人家，有妻子老小家務事，也等客去了再處。怎麼這等不賢，替我裝幌子哩？且讓我出去。」眾怪又一齊扯住道：「師兄息怒。我問你，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？」道士唾著臉，不答應。眾怪道：「方才小童進來取茶，我聞得他說，是四個和尚。」道士作怒道：「和尚便怎麼？」眾怪道：「四個和尚，內有一個白面胖的，有一個長嘴大耳的，師兄可曾問他是那裡來的？」道士道：「內中是有這兩個，你怎麼知道？想是在那裡見他來？」

女子道：「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。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。今早到我洞裡化齋，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，將他拿了。」道士道：「你拿他怎的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們久聞人說，唐僧乃□世修行的真體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延壽長生，故此拿了他。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裡，先搶了衣服，後弄本事，強要同我等洗浴，也止他不住。他就跳下水，變作一個鮎魚，在我們腿襠裡鑽來鑽去，欲行姦騙之事，果有□分憊懶。他又跳出水去，現了本相。見我們不肯相從，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，要傷我們性命。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，幾乎遭他毒手，故此戰兢兢逃生。又著你愚外甥與他敵鬥，不知存亡如何。我們特來投兄長，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，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。」那道士聞此言，卻就惱恨，遂變了聲色道：「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，這等憊懶。你們都放心，等我擺佈他。」眾女子謝道：「師兄如若動手，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。」道士道：「不用打，不用打。常言道：『一打三分低。』你們都跟我來。」

眾女子相隨左右。他入房內，取了梯子，轉過床後，爬上屋梁，拿下一個小皮箱兒。那箱兒有八寸高下，一尺長短，四寸寬窄，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。即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，汗巾繫上繫著一把小鑰匙兒。開了鎖，取出一包兒藥來。此藥乃是：

山中百鳥糞，掃積上千斤。
是用銅鍋煮，煎熬火候勻。
千斤熬一杓，一杓煉三分。
三分還要炒，再煨再重熏。
製成此毒藥，貴似寶和珍。
如若嘗他味，入口見閻君。

道士對七個女子道：「妹妹，我這寶貝，若與凡人吃，只消一釐，入腹就死；若與神仙吃，也只消三釐就絕；這些和尚，只怕也有些道行，須得三釐。快取等子來。」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：「稱出一分二釐，分作四分。」卻拿了□二個紅棗兒，將棗掐破些兒，搵上一釐，分在四隻茶鍾內；又將兩個黑棗兒做一個茶鍾，著一個托盤安了對眾女說：「等我去問他，不是唐朝的便罷；若是唐朝來的，就教換茶，你卻將此茶令童兒拿出。但吃了，個個身亡，就與你報了此讎，解了煩惱也。」七女感激不盡。

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，虛禮謙恭，走將出去，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，道：「老師父莫怪。適間去後面吩咐小徒，教他們挑些青菜、蘿蔔，安排一頓素齋供養，所以失陪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素手進拜，怎麼敢勞賜齋？」道士笑云：「你我都是出家人，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，何言素手？敢問老師父，在何寶山？到此何幹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。卻才路過仙宮，竭誠進拜。」道士聞言，滿面生春道：「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，小道不知，失於遠候，恕罪，恕罪。」叫：「童兒，快去換茶來，一廂作速辦齋。」那小童走將進去，眾女子招呼他來道：「這裡有現成好茶，拿出去。」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。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。他見八戒身軀大，就認做大徒弟；沙僧認做二徒弟；見行者身量小，認做三徒弟。所以第四鍾才奉與行者。

行者眼乖，接了茶鍾，早已見盤子裡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。他道：「先生，我與你穿換一杯。」道士笑道：「不瞞長老說，山野中貧道士，茶果一時不備，才在後面親自尋果子，止有這□二個紅棗，做四鍾茶奉敬。小道又不可空陪，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。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那裡話？古人云：『在家不是貧？路貧貧殺人。』你是住家兒的，何以言貧！像我們這行腳僧，才是真貧哩。我和你換換。我和你換換。」三藏聞言道：「悟空，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，你吃了罷，換怎的？」行者無奈，將左手接了，右手蓋住，看著他們。

卻說那八戒一則饑，二則渴，原來是食腸大大的，見那鍾子裡有三個紅棗兒，拿起來嚼的都咽在肚裡。師父也吃了，沙僧也吃了。一霎時，只見八戒臉上變色，沙僧滿眼流淚，唐僧口中吐沫。他們都坐不住，暈倒在地。

這大聖情知是毒，將茶鍾手舉起來，望道士劈臉一擲。道士將袍袖隔起，噹的一聲，把個鍾子跌得粉碎。道士怒道：「你這和尚，□分村魯！怎麼把我鍾子摔了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！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？我與你有甚相干，你卻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？」道士道：「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，你豈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才進你門，方敘了坐次，道及鄉貫，又不曾有個高言，那裡闖下甚禍？」道士道：「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？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濯垢泉乃七個女怪，你既說出這話，必定與他苟合，必定也是妖精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棒。」好大聖，去耳朵裡摸出金箍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望道士劈臉打來；那道士急轉身躲過，取一口寶劍來迎。

他兩個廝罵廝打，早驚動那裡邊的女怪。他七個一擁出來，叫道：「師兄且莫勞心，待小妹子拿他。」行者見了，越生嗔怒，雙手掄鐵棒，丟開解數，滾將進去亂打。只見那七個敞開懷，腆著雪白肚子，臍孔中作出法來：骨都都絲繩亂冒，搭起一個天篷，把行者蓋在底下。行者見事不諧，即翻身念聲咒語，打個筋斗，撲的撞破天篷走了。忍著性氣，淤淤的立在空中看處，見那怪絲繩晃亮，穿穿道道，卻是穿梭的經緯，頃刻間，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。行者道：「利害，利害。早是不曾著他手。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。似這般怎生是好？我師父與師弟卻又中了毒藥。這夥怪合意同心，卻不知是個甚來歷，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。」

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捻著訣，念聲「唵」字真言，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。戰兢兢跪下路旁，叩頭道：「大聖，你去救你師父的，為何又轉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早間救了師父，前去不遠，遇一座黃花觀，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，那觀主迎接。才敘話間，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。我幸不曾吃茶，使棒就打。他卻說出盤絲洞化齋，濯垢泉洗澡之事，我就知那廝是怪。才舉手相敵，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，吐放絲繩，老孫虧有見識走了。我想你在此間為神，定知他的來歷，是個甚麼妖精？老實說來，免打。」土地叩頭道：「那妖精到此，住不上□年。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，方見他的本相，乃是七個蜘蛛精。他吐那些絲繩，乃是蛛絲。」行者聞言，□分歡喜道：「據你說，卻是小可。既這般，你回去，等我作法降他也。」那土地叩頭而去。

行者卻到黃花觀外，將尾巴上毛捋下七□根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七□個小行者；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七□一條雙角又兒棒。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，他自家使一根，站在外邊，將又兒攬那絲繩，一齊著力，打個號子，把那絲繩都攬斷，各攬了有□餘斤。裡面拖出七個蜘蛛，足有巴斗大小的身軀。一個個攢著手腳，索著頭，只叫：「饒命，饒命。」此時七□個小行者，按住七個蜘蛛，那裡肯放。行者道：「且不要打他，只教還我師父、師弟來。」那怪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還他唐僧，救我命也。」那道士從裡邊跑出道：「妹妹，我要吃唐僧哩，救不得你了。」行者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你既不還我師父，且看你妹妹的樣子。」好大聖，把又兒棒幌一幌，復了一根鐵棒，雙手舉起，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。

卻又將尾巴搖了兩搖，收了毫毛，單身掄棒，趕入裡邊來打道士。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，心甚不忍，即發狠舉劍來迎。這一場各懷忿怒，一個個大展神通。這一場好殺：

妖精掄寶劍，大聖舉金箍。都為唐朝三藏，先教七女嗚呼。如今大展經綸手，施威弄法逞金吾。大聖神光壯，妖仙膽氣粗。渾身解數如花錦，雙手騰那似轆轤。乒乓劍棒響，慘淡野雲浮。劍言語，使機謀，一來一往如畫圖。殺得風響沙飛狼虎怕，天昏地暗斗星無。

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□合，漸覺手軟。一時間鬆了筋節，便解開衣帶，忽辣的響一聲，脫了皂袍。行者笑道：「我兒子，打不過人，就脫剝了也是不能夠的。」

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，把手一齊擡起，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，眼中迸放金光，□分利害：

森森黃霧，艷艷金光。森森黃霧，兩邊脅下似噴雲；艷艷金光，千隻眼中如放火。左右卻如金桶，東西猶似銅鐘。此乃妖仙施法力，道士顯神通：幌眼迷天遮日月，單人燥燥氣朦朧；把個齊天孫大聖，困在金光黃霧中。

行者慌了手腳，只在那金光影裡亂轉，向前不能舉步，退後不能動腳，卻便似在個桶裡轉的一般。無奈又燥燥不過，他急了，往上著實一跳，卻撞破金光，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蔥，覺道撞的頭疼。急伸頭摸摸，把頂梁皮都撞軟了。自家心焦道：「晦氣，晦氣，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。常時刀砍斧剝，莫能傷損，卻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？久以後定要貢膿。縱然好了，也是個破傷風。」一會家燥燥難禁，卻又自家計較道：「前去不得，後退不得，左行不得，右行不得，往上又撞不得，卻怎麼好？往下走他娘罷。」

好大聖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穿山甲，又名鯪鯪鱗。真個是：

四隻鐵爪，鑽山碎石如過粉；滿身鱗甲，破嶺穿巖似切蔥。兩眼光明，好便似雙星晃亮；一嘴尖利，勝強如鋼鑽金錐。藥中有性穿山甲，俗語呼為鯪鯪鱗。

你看他硬著頭，往地下一鑽，就鑽了有二□餘里，方才出頭。原來那金光只罩得□餘里。出來現了本相，力軟筋麻，渾身疼痛，止不住眼中流淚。忽失聲叫道：「師父啊，

當年秉教出山中，共往西來苦用工。

大海洪波無恐懼，陽溝之內卻遭風。」

美猴王正當悲切，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，即欠身揩了眼淚，回頭觀看。但見一個婦人，身穿重孝，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，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，從那廂一步一聲，哭著走來。行者點頭嘆道：「正是：『流淚眼逢流淚眼，斷腸人遇斷腸人。』」這一個婦人，不知所哭何事？待我問他一聲。」那婦人不一時走上前來，迎著行者。行者躬身問道：「女菩薩，你哭的是甚人？」婦人噙淚道：「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，被他將毒藥茶藥死，我將這陌紙錢燒化，以報夫婦之情。」行者聽言，眼中流淚。那女子見了，作怒道：「你甚無知，我為丈夫煩惱生悲，你怎麼淚眼愁眉，欺心戲我？」

行者躬身道：「女菩薩息怒。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。因往西天，行過黃花觀歇馬。那觀中道士，不知是個甚麼妖精，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為兄妹。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，是我與師弟八戒、沙僧解救得脫。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裡，背了是非，說我等有欺騙之意。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、師弟共三人，連馬四口，陷在他觀裡。惟我不曾吃他茶，將茶鍾攪碎，他就與我相打。正嚷時，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，將我網住，是我使法力走脫。問及土地，說他本相。我卻又使分身法攬絕絲繩，拖出妖來，一頓棒打死。這道士即與他報仇，舉寶劍與我相鬥。鬥經六□回合，他敗了陣，隨脫了衣裳，兩脅下放出千隻眼，有萬道金光，把我罩定。所以進退兩難，才變做一個鯪鯪鱗，從地下鑽出來。正自悲切，忽聽得你哭，故此相問。因見你為丈夫有此紙錢報答，我師父喪身，更無一物相酬，所以自怨生悲，豈敢相戲。」

那婦女放下水飯、紙錢，對行者陪禮道：「莫怪，莫怪，我不知你是被難者。才據你說將起來，你不認得那道士。他本是個百眼魔君，又喚做多目怪。你既然有此變化，脫得金光，戰得許久，必定有大神通，卻只是還近不得那廝。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，他能破得金光，降得道士。」行者聞言，連忙唱喏道：「女菩薩知此來歷，煩為指教指教。果是那位聖賢，我去請求，救我師父之難，就報你丈夫之仇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就說出來，你去請他，降了道士，只可報仇而已，恐不能救你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怎不能救？」婦人道：「那廝毒藥最狠：藥倒人，三日之間，骨髓俱爛。你此往回恐遲了，故不能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會走路，憑他多遠，只消半日。」女子道：「你既會走路，聽我說：此處到那裡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一座山，名喚紫雲山。山中有個千花洞，洞中有位聖賢，喚做毘藍婆，他能降得此怪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山坐落何方？卻從何方去？」女子用手指定道：「那直南上便是。」行者回頭看時，那女子早不見了。行者慌忙禮拜道：「是那位菩薩？我弟子鑽昏了，不能相識，千乞留名，好謝。」只見那半空中叫道：「大聖，是我。」行者急擡頭看處，原是黎山老母。趕至空中謝道：「老母從何來指教我也？」老母道：「我才自龍華會上回來，見你師父有難，假做孝婦，借夫喪之名，免他一死。你快去請他，但不可說出是我指教，那聖賢有些多怪人。」

行者謝了，辭別，把筋斗雲一縱，隨到紫雲山上。按定雲頭，就見那千花洞。那洞外：

青松遮勝境，翠柏繞仙居。
綠柳盈山道，奇花滿澗渠。
香蘭圍石屋，芳草映巖岬。
流水連溪碧，雲封古樹虛。
野禽聲聒聒，幽鹿步徐徐。
修竹枝枝秀，紅梅葉葉舒。
寒鴉棲古樹，春鳥噪高樞。
夏麥盈田廣，秋禾遍地餘。
四時無葉落，八節有花如。
每生瑞藹連霄漢，常放祥雲接太虛。

這大聖喜喜歡歡走將進去，一程一節，看不盡無邊的景致。直入裡面，更沒個人兒，靜靜悄悄的，雞犬之聲也無。心中暗道：「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。」又進數里看時，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頭戴五花納錦帽，身穿一領織金袍。
腳踏雲尖鳳頭履，腰繫攢絲雙穗條。
面似秋容霜後老，聲如春燕社前嬌。
腹中久諳三乘法，心上常修四諦饒。
悟出空空真正果，煉成了了自逍遙。
正是千花洞裡佛，毘藍菩薩姓名高。

行者止不住腳，近前叫道：「毘藍婆菩薩，問訊了。」那菩薩即下榻，合掌回禮道：「大聖，失迎了。你從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？」毘藍婆道：「你當年大鬧天宮時，普地裡傳了你的形像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識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：『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』像我如今皈正佛門，你就不曉的了？」毘藍道：「幾時皈正？恭喜，恭喜。」行者道：「近能脫命，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，師父遇黃花觀道士，將毒藥茶藥倒。我與那廝賭鬥，他就放金光罩住我，是我使神通走脫了。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，特來拜請。」菩薩道：「是誰與你說的？我自赴了孟蘭會，到今三百餘年，不曾出門。我隱姓埋名，更無一人得知，你卻怎麼知道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個地裡鬼，不管那裡，自家都會訪著。」毘藍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我本當不去，奈蒙大聖下臨，不可減了求經之善，我和你來。」

行者稱謝了，道：「我忒無知，擅自催促。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？」菩薩道：「我有個繡花針兒，能破那廝。」行者忍不住道：「老姆誤了我，早知是繡花針，不須勞你，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。」毘藍道：「你那繡花針，無非是鋼鐵金針，用不得。我這寶貝，非鋼非鐵非金，乃我小兒日眼裡煉成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令郎是誰？」毘藍道：「小兒乃昴日星官。」行者驚駭不已。早望見金光艷艷，即回向毘藍道：「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。」毘藍隨於衣領裡取出一個繡花針，似眉毛粗細，有五六分長短，拈在手，望空拋去。少時間，響一聲，破了金光。行者喜道：「菩薩，妙哉，妙哉！尋針，尋針。」毘藍托在手掌內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行者卻同按下雲頭，走入觀裡，只見那道士合了眼，不能舉步。行者罵道：「你這潑怪裝瞎子哩。」耳朵裡取出棒來就打。毘藍扯住道：「大聖莫打，且看你師父去。」

行者逕至後面客位裡看時，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。行者垂淚道：「卻怎麼好？卻怎麼好？」毘藍道：「大聖莫悲。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，索性積個陰德。我這裡有解毒丹，送你三丸。」行者轉身拜求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，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，教放入口裡。行者把藥扳開他們牙關，每人搵了一丸。須臾，藥味入腹，便就一齊嘔噦，遂吐出毒味，得了性命。那八戒先爬起道：「悶殺我也。」三藏、沙僧俱醒了道：「好暈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們那茶裡中了毒了。虧這毘藍菩薩搭救，快都來拜謝。」三藏欠身整衣謝了。

八戒道：「師兄，那道士在那裡？等我問他一問，為何這般害我？」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八戒發狠道：「這廝既與蜘蛛為姊妹，定是妖精。」行者指道：「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。」八戒拿鋸就築，又被毘藍止住道：「天蓬息怒。大聖知我洞裡無人，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感蒙大德，豈不奉承。但只是教他現本像，我們看看。」毘藍道：「容易。」即上前用手一指，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，現了原身，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。毘藍使小指頭挑起，駕祥雲，徑轉千花洞去。

八戒打仰道：「這媽媽兒卻也利害，怎麼就降這般惡物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，他道有個繡花針兒，是他兒子在日眼裡煉的。及問他令郎是誰，他道是昴日星官。我想昴日星是隻公雞，這老媽媽必定是個母雞。雞最能降蜈蚣，所以能收伏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頂禮不盡。教：「徒弟們，收拾去罷。」那沙僧即在裡面尋了些米糧，安排了些齋，俱飽餐一頓。牽馬挑擔，請師父出門。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，把一座觀霎時燒得煨燼，卻拽步長行。正是：

唐僧得命感毘藍，了性消除多日怪。

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